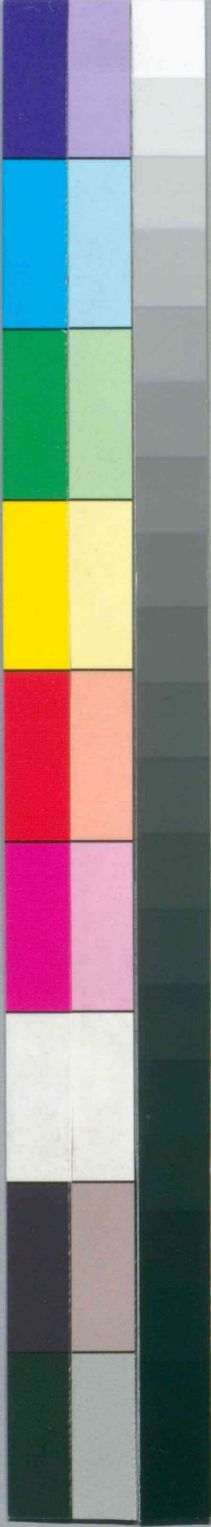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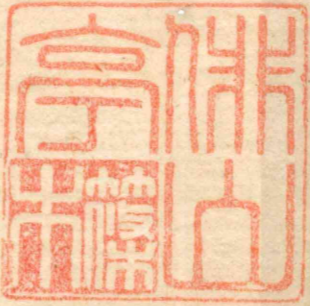
鷗齋先生文鈔

下

K990  
KA35  
カ60-2



K990  
KA35  
力60-2



鳴齋先生文鈔卷之下

備前仁科幹禮宗

編輯

碑

赤穂四十七義士碑

義烈之出於精誠而動天地感神明者其盛躅凜  
凜乎為百世人臣之標準焉乃可以敦薄俗奮士  
風矣元祿年間故赤穂侯啣吉良氏不遜刺之於  
廷中不克乃坐不畏朝廷賜死國除以其  
變出不虞一藩臣士倉皇失措議論鼎沸人心洶  
洶其趨起不能自振者皆縮手墜膽渝久要之盟

洶水涌聲

殉從也

數音如敗也

弃舊邀新挈室而逃之其輕躁麤暴徒負士氣者  
 皆奮然扼腕以期據城拒命致死殉君而勿去  
 焉耳殊不料其所以數君臣之綱常犯國家之  
 典憲反重先君罪之義也大石良雄赤穗老臣也  
 乃從容拒群議守禮奉法獻城而違之其志蓋在  
 報先君之讐也於是歛舊藩志士四十六人自操  
 節制而堅衆志定謀分部夜潛入于吉良氏邸殪  
 之於一擊卒霽先君之幽冤於九泉下矣然以夤  
 夜擁衆動兵於都下府廷依其律以各賜死  
 焉泉岳寺侯之功德院也其寺僧恩公請其屍得

允信也肯也

允瘞諸先君墳塋之左右乃表曰四十七義士  
 之墓嗚呼恩公亦義士哉凡往來其下者率徘徊  
 歎噓而不能去迄今百有餘年而人之思慕如一  
 日雖小夫婦人孺子皆能誦其姓名感激流涕稱  
 而不已其義烈之出於精誠而所以動天地感神  
 明者凜凜乎激勵千古耿耿乎共宇宙不磨也如  
 此矣且良雄首事唱義之間韜其心跡而不洩其  
 謀經歷困踣而不挫其志先事而侯仇家之便察  
 其嘖呻與其睨瞬或耽酒招妓以銷吉良氏之忌  
 而解其警焉其意念深苦非一日之積也又使彼

欽恭也

四十六人皆承其指揮守其節制一舉以善濟其事則又可以併觀其優才足以運籌深智足以投機矣此其盛躅之所以前後有一而無二獨赫赫乎耀於千古者蓋亦在乎斯矣嗟呼夫天理人心誰實無之苟有人心者又惡得不欽其風而悲其志哉余每聞赤穗遺臣事未嘗不感激扼腕而為之橫涕也而當時談者妄構異論設曲說以擅議其事至其甚者則誤認春秋書法題義士以賊稱是其人非媚嫉忠風浩節則或天理人心之滅也亦幾乎姦臣儉人以詭辯傷善類矣其觸神人之

儉思廉切利口也  
詭音癸詐也

憤者豈可不畏歟謹念良雄等四十七人其心事如青天白日浩浩正氣猶凜凜能使鼓天下之義氣而激天下之士風則關世教者豈不亦大哉今住持鈞公大轉法輪弘颺宗風於是紹故住主恩公之志而崇義士之墓焉因使余撰文勒石以建諸墓側嗚呼鈞公亦義士哉

### 竹垣君德政碑

每郡奉地所在置官一人掌宣化勸農租稅獄讞之事每官筦轄奉地五萬石為例其任最重竹垣氏祖考相繼居于郡官至君凡三世皆有功績焉

脚齋先生文集卷下  
祖諱喜道。考諱直照。君諱直溫。字叔恭。稱三右衛門。君初為北越郡官。後移莅于攝河播三州。理績常為各郡之最。寬政五年。徵還于關東。調為房總常毛四州之郡官。四州奉地合十餘萬石。最為大矣。蓋以君才堪大郡。知例外之地云。君少究經濟之學。以邱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是以所莅之地。皆致富庶。而民大悅。常毛之間。土瘠田荒。貧民生子。率皆不舉。舊弊繼踵。因循莫革。橫斂催括。法網每密。民寧逃而死。不坐而瘠也。是以詞訟紛沓。隳符竊發。生齒逾耗。田圃滋蕪。君深憂之。循行所部。日

先出教令。禁人殺子。諭之以天倫之重焉。遣屬吏松岡庸良。宇佐美匡卿等。藉貧民婦人之妊娠者。及彌月分娩之期。而親檢之。乃請於上。給其資糧。於是生子盡全活矣。又建議以招募北越窮氓。不能自存者。授田予室。給鋤耨之資。以墾闢蕪蕪焉。乃申於官府。開公解于常之筑波郡。毛之芳賀郡二所。使庸良匡卿等督察其事。於是田野日闢。人民月繁。流移之歸。而復原籍者。百六十餘人。嬰孩舉育者。三千二百餘口。北越窮氓。應招募來而安此土者。凡三百餘戶。千七百餘口。前日一望

無人之野。變為生聚充裕之會。磽确汗萊之田。新為膏腴連畛之境。詐譌爭訟之俗。悉革面目。孝悌廉恥之風。藹然起矣。官儒柴栗山先生。嘗為君略傳。以稱述其治績焉。文化六年。以其功勞。叙爵六位。十一年甲戌正月。君年七十七。以老病乞骸骨。優勞不許。乃賜特服一襲。以旌其功。是歲冬十一月八日。歿於官。上命其子直清襲職焉。四世同職。當今所希也。蓋殊恩云。君在職前後三十餘年。教導政治一本誠心。故民愛服者。猶子之於父母也。二郡官廨之所在。遺愛最著。郡民相議欲立

碑以頌其功德。使子孫無忘焉。乃使余紀其事。嗚呼。君之祖考累世有積德。而君襲其職。博施仁政。普育民人。其功德誠可尚矣。宜乎民之相思而弗忘也。

今戶八幡廟碑

神功光續前烈。誕敷皇猷。統六軍。振神戈。震懼殊域。天祚明德。茲降神人。毓德春闈。承膺神器。建洪徽於輕島。育群品於宇佐。而以熙聖功。彰祥瑞。歷朝薦新嘗之奠。修奉幣之禮。萬方建廟而祀之神。德風翔靈蹤雨馳。咸莫不欽仰其休祐慶裕之福。

矣。恭攷本山八幡宮。初建歲月。永承六年。陸畧賊安倍賴時等。阻城池之固。怙脅從之力。叨奮虐威。而拒王命。皇上震怒。以源公賴義為陸畧守鎮守府將軍。率兵征之。八月。公駐軍今戶。今戶古謂之今津。前枕巨浸。後控曠野。公乃芟翳拓地。遙迎山城石清水。建廟祀之。拜而禱戰。既而渠魁授首。賊焰畢滅。因奉祀以為源家祝釐之神焉。康平中。與賊武衡復逆。命作亂。廷議使源公義家襲乃父爵。使征討之。公亦循前例。禱今津廟。王師連捷。敵軍繼殲。永保元年。公重修寢廟。以報冥祐。

之德焉。文治五年。鎌倉霸府源二位賴朝公親征畧賊泰衡。亦遣使奉幣禱戰。未期而剋剪之。乃奉神田置祝官僧侶。以為報賽之奠焉。建久元年。重使下河部行平。鑿督工匠。大營琳宮。立寺額曰八幡山。無量寺松林院。文正元年。罹兵燹。寢廟殿宇盡灰燼矣。元和中沙門祐海。與其徒慶順戮力協志。四方募緣。欲以修之。寬永十三年。事聞于上。乃賜官材。又命船越伊豫守八木但馬守總督衆役。四月起工。九月告竣。棟宇莊嚴。紺碧璀璨。四方進香祈福者。填塞壇下。其本地佛三尊殿。則

松前志摩守捐貲募工而修葺之。每歲八月十五日。修迎神會。水旱疾疫有禱則靈蹤立。章闔鄉被其冥祐之德者七百餘年。然則本山之隆替係於闔鄉生民之存亡亦大哉。今任持正善法印請余文勒石建之。謹掇往牒而記其彰焉。云文政三年上章渚灘秋八月。

彌彥神祠碑並銘

在蒲原郡伊夜日子

彌彥山越後州之鎮也。其神曰天香語山尊。乃天照大神之玄孫也。粵若磐古天香語山尊。初居南紀。稱熊野高倉下尊。神武帝東征長髓彥之

時帥兵從之。常在左右親運籌策。帝平中國後以其功高賜越州而酬其勲焉。尊來于此視彌彥之下。米水之浦乃據其險鑿洞而居焉。其洞今尚存矣。上古國民扑實淳素未知魚鹽之利。尊教之結經罟以捕魚。設竈泡以燒鹽。俾其人民就厚生之義。初帝帥舟師而伐南紀。梟賊丹敷戶畔賊軍設妖術而距之。戕風飛毒怪氣起。惡官軍中毒。兵士皆病。帝患之。尊獻夢中所獲武甕槌之神劍一口。帝大喜。自揮其劍鳴鼓而進。妖術頓破。賊兵殲矣。彌彥山一名神劍峯者。蓋尊自表靈夢。



之瑞云。後為宮於櫻井鄉而移之。今之神祠乃其趾也。孝安帝元年二月登天而去。遺陵在于神劔峯之南。其子孫皆仕於朝。為大臣者凡十八世。功烈之美譽。後先相望。因賜尾治連。姓事詳於舊事紀。元明帝懿前烈之純淑。勅給祭田數千畝。四時奉祀焉。封其山以為越後州之鎮。和銅四年又勅改造。寢廟祠宇盡鼎新之。村上帝天曆二年。追贈正一位。爵及崇謚。祭具有例。世世不衰。水旱之災。飢饉之荒。厲疫疾疹之變。皆禱禳焉。且以其為越國之鎮。闔國人民莫不皆詣廟奉幣。

而求請者。而神之於國人亦靡不盡鑒臨而保護之矣。夫神者體物由人而為禍福者也。來格之蹤。雖莫之能觀。其應驗之著。則昭昭乎可見。而譬猶筦籥之空洞。緣人氣息而宮商異音也。又猶虛谷之吟呀。隨聲之大小而發響也。又猶幽蘭之臭香。無形熏。迫接人也。越人之於祭禱也。君薨悽愴如必見之者。蓋弗誣也。文化七年庚午春。余北游于越。廟祝某等欲樹碑。以鐫神代以來令典所載事。遂屬之余。因為之辭。其辭曰。神劔之峯。立北海瀕。巍巍崑崙。高插天間。吟呀石

洞雲蒸霧昏神降于此大戡越瀆負矣玄古邈矣  
北邊鎔造肇化教育轉鈞朔風變律蠢民革顏遂  
表北海光崇厥身其子其孫嘉祚永傳爵極階梯  
名著祀典豐報顯賞萬古弗殄神鑒燁而煌煌兮  
靈威赫而煊煊陟在帝之左右兮降居茲山之巔  
永護王國之祚兮常濟越民之艱乃羞瓊肴與蘭  
漿兮奏九韶而迎天津倏飄五彩之雲旗兮擾駕  
八龍之婉婉來享厥祀兮降福均均其福維何兮  
年豐民安。

墓銘

北山山本先生墓碑銘

北郭之外白山之下本念寺之側有墳如而高者  
是為述古先生之墓先生幼而警敏其性巍嶷髻  
鬣時既露頭角矣其父蚤沒而孤其母儉勤貞潔  
雖甚愛先生然教先生有法焉甫十五歲就師承  
孝經一聽其講頗解了其義爾後執四書六經獨  
自讀之一意索隱專精探賾終不受人口授自謂  
曰古人創事者孰可有師承哉其有自立之志者  
於是焉顯矣先生家資頗饒乃購求奇書牙籤充  
架年二十二歲著孝經集說二卷於是都下始知

有先生焉。其為人豪邁卓絕。勉勉矯強。不屈於人。忼慨尚氣節。以功名自許。故學亦不欲傍人籬下。而自構一格。經學以孝經為根據。文章以韓柳為標本。詩藻以清新為宗派。乃將建赤幟於騷壇。以掃蕩時文偽詩之弊風。因為作詩志。設作文志。設二篇。以痛排擊復古脩辭李王七子之陋習。而駭世耳目。觀者始則矐然疑笑之。終則翕然信從之。當代宗工皆執素鞵。而屬其麾下。遂推先生以為文獻之盟主焉。於是海內靡然一變革。其面目。今詩宗清新。文學韓柳。實先生唱之矣。志毅中有蟄

龍說一篇。其文奇古傑思。一無陳語。先生時年二十八矣。其意蓋在訴己以孔明出廬之歲。而不遇三顧之人。其淳溟自雄者。皆此類也。尚勇不撓。自力不止。是以博探典籍。涉獵百家。而洞究其義。至經濟兵機。天官曆象之學。靡不兼該矣。四方之士聞風負笈。聯翩而至。其門者無慮數百人。家資逾贍。藏書尤富。自命曰孝經樓。蓋取諸家學之所據云。先生諱信。有字喜六。號北山。姓山本氏。其家世為關東武弁。士至先生始好文學。而耻處卑職。是以輸納資錢。終身不即職。秋田侯聞其名。異禮

際而召見之。厚賜眷顧。每事議咨焉。侯有芻牧邑在於下毛。邑素號多訟。民狡猾不畏法。藩大夫憂之。先生訪其利害。悉其情偽。建戢姦抑豪之議。欲以革陋例。救民困憂。依此施行。大有顯效。侯喜。餽之。先生說經濟。到其自信處。如詣廟拈筮卜將來吉凶。而有期焉。乃指掌而謂云。治民有道。其道云云。富國有術。其術云云。其體國經野。捍災禦變之方。區處條畫之詳。皆有所期之。而鑿鑿可信。若自執國政而驗之矣。說兵機。到其自喜處。如躍馬橫戈。臨血戰場而作氣焉。乃唾手而言。某之戰我若

執麾左右之。當鏖敵而無噍類。於今為可惜矣。某之戰我若率眾城守之。當破圍冒進以挫之。於今為可惜矣。其勝敗之機。攻守之方。軍陳城地之圖。指畫以示之。而歷歷可觀。若親冒矢石而督之矣。講經學。到其發明自得之處。則揚眉拍案而言云。漢唐守株之腐儒。宋明捕風之理學。俱不能窺聖人之戶庭。况堂奧乎。余出其範圍而別有所得者。如斯。如斯。而後可謂真聖人之道也。又觀復古脩辭。李王七子氣習之詩文。則振袂瞋目而言云。咄。咄。時文偽詩。晦食世間。眯人目。腐人腸。久矣。是謂

真惡道。乃摘發其疵瑕。痛加鍼砭。不遺餘力。是皆其所自任也。故其言殊爽快。猶出閘之船。張帆剪波而奔矣。至平生說話。加之以意氣。忼慨。到其軒舉自負之處。則必攘臂搯腕。以見其精采。重諾輕生之狀。如荆卿專諸。奮不顧身。亦未足取比焉。曾自稱儒中俠。卽鑱印用之。其志之大。其氣之強。其力之厚。皆可以想像矣。猗歟壯哉。文化壬申夏五月十八日。年六十一而沒。先生娶今川氏女。生男一人。曰謹。謹與門人等謀。私謚曰述古先生。先生所著書。凡二十餘部。刊行者十三部。皆布于世。其未

鏗板者。將追刻以傳世。至其祖先世系。別有家乘。故不及。高田侯雅重先生。延禮請講。諮謀國事。先生裁決危疑。經理庶務。而扶藩政之忠謀者。不鮮矣。侯聞先生之死。震悼。賻吊。越禮云。方病革也。余往而視之。先生顧謂余曰。我生以英氣不屈。而自處死。必為聰正神。不及它語。凜然而瞑。於虜觀臨終。斯言則先生一生精純自豪之氣。勃勃帖服人者。可見也。余弱冠與先生結交。二人相得。最驩。余年與先生埒。惟以先生有數月之長。余以肩隨之義。而歛衽推先焉。相共矢曰。我二人必當秉文範。

之柄。割據各方。興千載之道。以振一世之雄。子其無渝志。先生乃以阿瞞自處。以余比先主。然余墮情而不能自率。或時先生假先主畏雷失匕事。以為詩。而嘲余怯。其詩出。作詩志。毅余性實怯矣。是以雖與先生共學。共立共適。道所權不同。趣向亦異。余嗜酒。先生惡酒。余困。先生饒。余疎放。不檢束。先生強力剛毅。而踐矩矱焉。先生壯歲先我而著。鞭余閻。慙乏英氣。不足共馳中原。面目不改。於今猶昔。其愆素志者。豈不深惡乎。其門人屬余以墓門銘。余於先生奚止。交舊之情。弗堪悲哀而已。管

城之義最厚。不可遂辭。因為之銘。後有願學先生之道者。視斯銘石。銘曰

斯文失真。義非教衰。文云詩云。滔滔習非。不有豪傑。孰逃而歸。嗚呼先生。斯文豪傑。厥志不撓。厥氣不屈。自任維強。自信維劼。執文苑柄。揭藝林臬。匪漢匪宋。述古有蔚。刷時流弊。醒後學瞎。一變革面。四方改轍。嗚呼先生。實是豪傑。英氣赫赫。精爽烈烈。其身雖終。其名不滅。其名不滅。斯謂不沒。

桂山多紀先生墓碑銘

謹攷之。古來振於萬物之表。以為一代之傑出者。

其稟天地五行之精氣為最多焉。我友桂山劉先生紹數世箕業宏震家猷以博學文名冠蓋天下蔚乎為一代之主盟矣。如先生即其人也。先生自始學至於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鑽礪不知遊息晝東西奔走夜繙袞攷方收攜策牘未嘗釋手其力學之篤如此。上索龍宮蘭室金匱玉函之秘冊下涉古今歷代洎

本邦經方之遺編傍至諸子百家類書小說靡不畢該覽矣。其窮綜之博如此。經籍國史詞文雜志天象地理金石草木之書悉聚以插架如珍僻希

有之訣錄則手謄寫以藏之充棟侔於麟閣而一覽記之終身不忘其淹識之強如此。古今國手濟世備急之方及父祖所傳江湖所聞之法苞羅旁礴若大倉之畜而以其神悟理會之獨得隔牆察症一七起死者不可勝紀其奏奇取驗不似平流姑嘗試之類也。其極術之精如此。寬政中上創醫學教育人材先生大人藍溪府君以太醫令督醫學事先生為之助教其說書講義數繹詳悉舉綱挈領無復餘蘊。至於導士子率怠惰則周旋誨接諄諄不倦以故當今耆德皆執弟子禮而推重

之。至其學識則當代鉅儒莫有能及者。雖海內知名士服其宏博。咸言不能測其涯涘焉。其如理療則既為一代司命。是以公卿大夫都人士女之外。遠居僻處者。咸襁負舟車就之。於是知者必宗之。不知者必慕之。博識如彼。理療如此。所謂振於萬物之表而傑出一代者歟。先生諱簡。字廉夫。桂山其號也。劉姓丹波氏。系譜詳于祖先墓誌。先生勇警悟。長而純厚。不殉名。不計利。以實意救人性命。弱冠以父任備後宮醫員。寬政二年。除侍醫。直于內。即日改秩。十一年。藍溪府君以年老辭職。名乞

休致。先生以侍醫兼督醫學事。襲其祿秩。職事皆如父。享和元年。銓選醫士。先生以趨向不副。遂罷侍直。黜於外班。督醫學事如故。循例賜月量三十口金一百。以給其費。蓋醫官三百員。無學識出於先生之右者也。文化七年。再被召列後宮醫班。其年冬十二月二日。奄一夕而終。享年五十六。嗚呼。天不使斯人壽。而遽奪之齡。何其酷耶。家人子弟大驚。晝夜號慟。不知所措。雖然。逝者不再歸。靈匱難久留。門弟子等躬視棺斂。乃瘞于豐島平塚城官寺先塋之次。嗚呼。痛哉。原配野田氏。無子。



繼配山形氏生男二人曰元胤曰元堅女二人皆  
嫁先生典雅風流好裒書畫又自寫山水氣韻高  
古頗有風致書齋顏聿修銘續述祖先緒業之志  
也罷侍直後改櫟蔭自表濶遠事情而拙於世用  
云先生在此間校讐古籍攷訂方書以應坊刻終  
身屹屹不改其樂佔俸之外不復問家之有無其  
品格之高可以槩見矣其所著書有素問識靈樞  
識傷寒論輯誼金匱輯誼扁倉傳彙攷脈學輯要  
醫賸櫟窗類抄挨穴輯要觀聚方救急撰方素問  
靈樞傷寒金匱等書皆繁難通及字義不審者悉

加箋釋引據宏博攷覈明了其有誤脫訛謬者以  
涉獵力校補以成完璧又古人或私刪正文為衍  
文攬入者亦廣就它書加攷證其可存者必存之  
其不詳者姑闕之不敢妄改竄焉旨趣求至當義  
理歸穩暢而已其文深茂老蒼不貴富麗其如文  
學幼時與余同從金我井夫子而受之伏念  
本邦中古以來術士羣出醫籍極夥然未聞博學  
洽聞而扶持百世之民命有若先生者嗚呼先生  
誠非稟天地五行之精氣最多者耶友人龜田興  
不勝悼惜乃為之銘銘曰

術乎。感龍宮之秘鑰。學乎。探瑯環之密冊。其學優矣。術是以逾精。其術優矣。學是以益明。允矣先生。展也大成。唯是蒼天罔極。胡不使其壽遐于戲乎。噫。其如之何。

琴浦仁科先生墓碑銘

先生諱貞。字正夫。號琴浦。姓仁科氏。東備人也。其家世仕于伊木氏焉。先生為學精熟。最通老莊學。為人踔厲廉悍。剛直方正。言不苟遜。行不苟枉。形貌亦魁碩。是以同僚皆憚之。後因幸臣讒。幽於縲。繼跡其罪狀。莫可指摘。即赦之。繫獄者凡三百日。

乃稱病奉身而退。遂挈妻子淪寓江戶者八年。遐壤無親。知假貸無所得。困苦殆不可言。江戶淪寓之間。亡其妻。與其長子。其所以促二人之壽者。豈得非<sub>下</sub>。迺遭坎軻。仍病心內之酷歟。於是自携穉女弱子。再還于備。教授閭里。子弟而糊口。寒苦亦極矣。文化十一年甲戌夏五月八日。得病暴死。享年五十九。乃瘞于牛窗本蓮山。妻者植木氏之女生。二男一女。長子曰好古。次為女子。嫁那須氏。季子曰幹。能紹先人業。為學甚篤。先生著老子解二卷。已行于世。莊子解十卷。繫獄中所述云。據無為自

化之義。揚恬澹虛靜之風。細析其微。明發其奧焉。詩文則羅禍蹈危。流離崎嶇中之作。其痛憤感激之言。使聞者歎歎揮涕矣。凡若干卷。今茲春。季子幹。踰山重。趼千里單行。遠來請銘于余。曰。先人瀕危之日。有遺言以托之夫子也。余識先生於其坎壈之間。一笑契合。披膽吐腑。而深縶交焉。乃每相值。舉白與言其志。先生奮髯握腕。拍案而談。辭氣激揚。悚傍人者。動輒徹旦而止。今聞其死。追憶之音容光華。宛然在目。又見其子。不勝愍恤悽愴之情。乃以淚濡翰而書之。銘曰。

嗚呼正夫。述道於鬱結之中。脩文於坎壈之間。其門雖衰。其文可崇。其身雖亡。其道可傳。惟是終身窮矣。吁戲乎噫天哉。

朝川默翁碑銘

江戶醫士朝川默翁。客死于豆州熱海。其子五鼎。狀其父事實。乞銘於余。余雖不與翁相識。與五鼎已同臭味焉。於是為之銘。翁諱信。字子順。姓朝川氏。本姓平井氏。默翁其號也。世仕於廣島侯。翁有故遜於弟而逃去之都下。設帳教授生徒。業頗行。賈人備喜者。每侍講筵。請教焉。一日謂翁曰。吾聞

之。古人興哀於無用之地。施德於不報之所。故魯仲連爲人排難解紛。而無取于人。李士謙賑施爲務。而惡陰德之稱入于耳。吾視當今儒林士。皆空文虛名。不過希世饕利耳。用其心於濟世。爲人之實功者。絕無之矣。真可痛哉。其言如激勵翁者。翁慨然有所憤起。遂絕棄名利之念。變名業醫。轉遊四方。所到鬻藥取糈。而前嘗慕獨嘯庵之爲人。東西浪遊五六年。而再歸江戶。改名順得。又稱母姓。而改今氏。理療滋精。一七起死。居無幾。何家累千金。然躬處節儉。深戒奢侈。每以賑人澤物爲己任。

是以或數至空匱。猶晏如不憂也。嘗欲捐財以翻刻十三經注疏。魯論孝經既成。有故而不果。功其濟世爲人之厚志顯然。世人可及見者如此。或有因逋負犯罪者。翁傾篋而購其死。或有被災耗產者。倒囊而助之。再振業焉。是類尤夥。而潛保佑之。緘口匿名。如不出己手者。其救急扶危之陰功。黯然。它人不及知者如此。翁遊中國時。適赤穗。宿於高田村里正某家。以其父嘗給仕于大石良雄。藏良雄所親寫達磨像一幀。被權貴奪。深以爲憂。翁歸路過于濃州。得見其幀。乃出金購求。盛郵筒以

贈之于某家。而不明己名。厚施不食報者。皆是類也。翁性沉默寡言。有簡貴之風。其才頗長於經濟。或自號馬牛翁。雖曰取諸莊周。言其意蓋在於負重致遠。不厭其勞也。察時勢所急。民瘼所係。弊所宜革。利所宜起者。審條疏之。并述其處置。竊因其所知之主管有司。以達諸有力。當時之人。或有一二被聽用。而民陰受其賜者。云事詳于行狀。今不載于此。翁踐濟世為人之實功者。出其天性。又奚疑焉。然翁常謂。吾賴彼備喜之激切。而興其志矣。其謙虛讓入者亦如此。翁耽於浪遊。足跡遍于四

方。常謂曰。我死葬于山水秀偉之地。文化十一年甲戌之春。患疝。噎。至秋漸加。知其不愈。輿病如熱海。而坐湯焉。居僅數日。溘然逝矣。時八月廿八日也。享年六十一。乃窆于其地。翁妻原氏。原片山兼山先生之配也。先生没。已有娠焉。并携先所生女名壽美。男名道昌。改嫁于翁。遺腹子名曰鼎。重舉二女。翁視兼山先生子。與己子等。親課經史。督責尤嚴。撫育鞠養。終始如一。壽美嫁福山氏。道昌贅于長山氏。翁所生適女。嫁井篁氏。次女尚幼。鼎字五鼎。號善菴。年甫十二。翁託之於北山先生。親受

業焉。今現為都下名儒矣。翁如熱海前一日。召五  
鼎。姊謂之曰。鼎非我血胤。乃汝父遺腹之孤也。今  
鼎學既成。足紹箕裘。以興其家焉。吾三十年教誨  
之勞。皆止為此耳。彼復本姓。勿墜其傳。吾死無憾  
矣。姊以其言告五鼎。五鼎愕然失色。如始知翁非  
本姓。父者。乃謂姊曰。鼎自墮於地。生長膝下。未知  
別有父也。晨夕之劬勞。夏冬之冷熱。真昊天罔極。  
奉養難辭。其深恩雖所生又何及焉。其績業則鼎  
謹奉命。如復姓。鼎不敢也。翁感其志。不復強之。丁  
卯歲。翁年五十四。翻然自謂曰。我以天幸。萃福享

於一身。以優畢志願之所。欲為者矣。夫人生無固  
神力有涯。何得不暢吾性之所樂。而養其老耶。於  
是所假貸三千餘金。皆焚券不責償。又二十年來  
所聚書畫寶器之類。盡出以鬻之。輒償負。逋施親  
族而悉散之。其春遂携妻而躡俊遊焉。其胸襟開  
拓亦如此。其冬十二月歸江戶。買宅於葛陂。謝絕  
交友。不復謀世事。然其意以為人之在乎世也。苟  
有一日之生。則當成一日之功。何為與頑石枯株  
同歸於無用耶。再出都下。鬻藥聊生。更稱賣藥翁。  
公卿大夫雖延聘請診。不復踵其門。惟閭巷草野

之人請治。則雖風雨夤夜必行。至病劇絕粒之日。劑藥診脈。猶必親之。其精神爽健。如無病人。云熱海之地。山秀海濶。溫泉沸湧。涵雲注玉。乃安靈柩于此。翁之魂魄。舍此安歸。五鼎立石。鐫之。嗚呼痛哉。銘曰。

術非為利。躋壽為心。功非為名。救窮為任。給躬也薄。卹人也深。仁不於陽。德皆在陰。陰德有報。報以厥類。厥類維何。五鼎不翅。翁教以方。鼎奉以義。襲姓興業。孰曰無嗣。

藍溪先生衣幘藏銘并序

凡有形者。靡不化矣。金雖剛乎。爛之則為灰。石雖堅乎。泐之則為土。至其無形者。則亘乎浩劫而不化也。造物者以希夷之德。提挈天地。刻鏤萬物。而先太極生長於玄古不老。鬼神之為德。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而百代裔孫。參明盛服。以享祀之。則靈光顯著。錫爾純嘏。嗚呼無形者之壽也。如此。藍溪先生既死矣。其神遊於四海之外。彷徨逍遙。莫所不到。恒與造物者固存乎天地之間焉。而先生所服之衣幘。皆瘞於此。蓋不欲褻也。夫衣幘者物也。既為物矣。惡得不化哉。雖然先生者非常人也。系

則出於丹波康賴氏身則陞于關東太醫令術  
則起國民死踏諸壽域功則創建醫學教導方技  
之士貞而一世七十年特蒙寵遇終身保榮其  
子紹業聲名聞世其德如斯則先生所服之物亦  
有精存焉物有精則其化亦非常也有精而非常  
則其化之極未可知也瘞埋日迎僧祀之僧焚香  
跪祝曰物已謝矣則無不化矣挺為新甫之栢乎  
慎勿斬斫受厄菴為牛山之木乎慎勿牛羊見牧  
滴為鎮江之南零乎慎勿赴廣注石門之貪泉凝  
為首山之金鐵乎慎勿作貨遇魯褒之汗蠟祝畢

而去其明日門人立石乞銘於余而鐫之淺草門  
之北去一里許衍夷之地為千束其聚有古刹曰  
淺草寺其側墀方五步乃為先生衣幘之減銘曰  
衣幘之前既為物矣衣幘之後復為物矣化雖凶  
極精不離物先生既死其神不死神乎精乎兩不  
死矣然則此減者天地無盡之減也而為誰減先  
生之減

算子塚銘

會田先生關東巧歷之巨擘而本邦算子之中  
興也文化十四年丁丑冬十月二十六日卒于



東都僑居。享年七十一歲矣。墓在本所。即現寺側。門人別卜淺草觀音精舍之後山。以瘞先生平日所用之算子。蓋不瀆手澤之所存也。先生諱安明。字子貫。號自在亭。俗稱算左衛門。姓會田氏。出羽最上之產也。先生多就鄉里算氏某受數學。以其天性捷悟。精力有餘。密已究天元演段之深理。又探諸家秘蹟。遍極之後。出東都廣訪算學有名士而試之。無復足較吾伎者。於是輕視當今術士。開其學於都下。來問其術者日衆。先生嘗謂天元演段之方。唯有乘法。無除法。則未足以發天元之

妙數也。乃殫思研精。創意而開乘除互用以得矩合的當之方。其術實古今算氏之所未發也。因自命其術曰天生法。遂建一家。稱最上流云。先生嘗語人曰。吾天生法之術。我得之於神夢之通矣。豈可不信耶。其所著書刊行于世者數十部。其餘如堦疊招差等。發秘蘊者。凡六百卷。皆藏其家。門人某等使余銘其塚。余乃作詩以代銘。其辭曰。肆管作筭。神龍翔。仰觀俯察。極圓方。大夫商高述其術。姬旦受法。制九章。周官保氏教國子。九千學。僮課章程。周髀捐悶。出聖作。仲尼東萊繼。示經。秦

燔典籍不師古。六書九章紛搶勦。夕桀重綴尚新  
率。閔悼天下盡湯湯。劉欽馬融雖精矣。割裂之餘  
終難彰。後生還有傑出人。中興斯學曰安明。天資  
絕世強有力。慧解神識抽群英。天元演段折其衷。  
神夢冥助證天生。三寸算子窮塵劫。一盤牙籌推  
策絃。精術已見鍵牡發。神數或聞瘡鬼鳴。天地妙  
數坐定之。炳如列星麗纏熒。千古流弊闢廓如。復  
古正俗存典型。觀音山中築馬鬣。手澤算籌謹深  
扃。劓詩代銘表其阡。永賴山靈呵護。冢中祇光  
夜燭天。何如精氣貫玉衡。

瘞研銘并序

稱津子貞。髫年肄業勵志。研求玉筍蘭芽。既抽蕊  
蜚香。持善書畫。乃入魯公之室。而窺雲林之奧。但  
期其實而熟耳。何意西風頓寒。秋霜遽隕。芳花蚤  
萎。中路而折。繫我獨惜。不見其蔚。成國器也。子貞  
有所常用之研一方。其石魚膚溫瑩。作淺碧色。表  
裏皆細銀星。扣之鏗然成聲。實如蘇東坡天石研  
也。生平甚寶惜焉。因瘞之於此。立其上以誌人亡  
琴廢之悲。云子貞沒時年二十三。名元。字子貞。紫  
玉其號也。姓稱津氏。江戶人。鵬齋老人龜田興為

之銘銘曰

研者物也。用物者人也。物有精焉。人有神焉。以此神體彼精。其技是以純矣。研雖既泐。其精不毀。人雖既亡。其神不死。墨沱之丘。精之所里。其神得不來遊于斯乎。

退鋒郎毛君瘞髮塚銘并序

倉頡出而毛君興。克述微言。克畢萬形。勾中鈞直。中繩方圓。中規矩。周旋運動。莫不應手而從心矣。臨軍陳則振刀稍勁。乎入木數。文德則綜群藝。煥乎流光。恒侍幄內。宣三代異體之風。時列扈班。輔

四海同文之功。實文武之異材。人天之異器也。君知功成可退。自挫其銳。禿其顛而辭職。乃脫帽示之曰。吾髮種種矣。吾懼摹畫不稱意。請由此亡。遂出管城。棄孤竹而行。其疾如脫兔。追之不及。求之不獲。於是收其弃髮。盛之瓶。而窆諸此。立石勒功。係之以銘。銘曰。

頑禿之巔兀。而髡髮。厖茸之野。氈而鬣髮。可以斂君之髮。術者曰。然。乃韞以文錦。薰以玄烟。茲封焉。鬣銘。呂斂旃。

大巖伯儀墓表

伯儀諱維淑。姓大巖氏。江戶人。伯儀其字也。家世居市門。伯儀為人孤聳清標。抗志不撓。嘗謂簿書算計多累之窟。徒勞心力耳。遂去。遊金杉里。造筆為業。鋒跗之勁硬。被柱之圓滑。皆出於師心獨矧之巧。盡窮其精焉。儒官柴栗山先生蔚乎一代之鉅儒也。書宗蘇法。嘗獲伯儀筆數管。用之。一掣之間。筋肉適宜。剛柔相濟。宛轉洪濶。莫不如意矣。乃歎曰。古馮應科筆。至與松雪舜舉檀名三絕。今日吾於伯儀之筆亦見其上乘矣。因賦詩一篇。貽之。市川寬齋先生亦喜用其筆。嘗書生花堂三大字。而

與之。於是名士墨客。哄然推其神手。又於雕鏤之工。得之天資。筆管筆套。皆劃流峙動植之狀。徑寸之間。浩蕩千里。飛躍璀璨。新意百出。變態萬狀。獲者秘襲寶惜。如得拱壁焉。余年五十。厭棄塵累。退處于金杉里。伯儀與余隣牆。是以常侍余講席。叩問經義。又銳志詩學。清風之室。攬翠之窻。圖書環繞。吟哦自悞。不知老之將至也。伯儀弟孤。事母致其至歡。終身不娶。與弟璋友于之愛。藹然矣。文化二年乙丑夏。嬰疾。一卧不起。四月八日。易篋矣。享年四十六。乃瘞于今戶湖江院之後。余於伯儀

相識最舊。義不可拒。因勒其石云。

祭毛穎文代正木某作

余先人海翁府君。寶曆紀元。移于千壽。集問閭子弟。教授字學。先人既沒。余紹其業焉。前子弟之子。若其曾孫。皆續其志。又從余而學之前後六十年。其登簿者凡二千人。其閒敗筆之收。滿甕者數千箇。今茲舉以瘞諸此。而祭之。乃鏤其文於石。以識其所云。

嗚呼。材以用傷。壽以勞促。况萬毫遴選之銳。而一管運動之數乎。瞻汝之貌。清而如銑。觀汝之神。尖

而如錐。鼠鬚之齊。究燕尾之密。雞距之端。悉蠅頭之微。其性曲折無躡。穎敏有儀。克述五帝三王之典。克質百家九流之疑。或驚龍蛇于雲箋。或起風雨于墨池。實嘉斯人之輕便。而適意。洵嘆是子之周旋。以應宜。惟是勞形費性之多。黑頭蚤禿。衷心永衰。其壽以日計。溘焉逝而不歸。嗚呼哀哉。陶泓冷兮空波。剡溪窈兮無痕。撫枯管兮獨悼。舉遺帽兮招魂。汝有知耶。無知耶。聊致祀兮謝恩。尚饗。



贊

管相公贊

德為帝王之師。位極丞相之尊。本邦詩賦之宗。百代文學之元。寬平昌泰之間。文人君子不乏其人。而後世獨宗管公者。有所由然矣。蓋天地之生神聖也。非特闡文風名一世而已。亦將為萬代之木鐸。使斯文永不泯也。是以生前之功。雖因讒詛而滅乎。身後之名。與日月俱存焉。

徂徠先生画像贊

先生胸襟豁達。豪氣卓犖。毅然以先王之道為己

任爰唱復古之學。培擊伊洛之道統。排五百年以  
來之新義。擬議李王之修辭。徵二千年以上之古  
言。本邦文辭於是變矣。漢代訓故於今存焉。前  
謁 憲廟講筵說經後見 德廟談笑驚聽。此服  
則 兩朝之所賜。其人則一時之英靈也。其名茂  
卿。號曰徂徠。天下學士誰人不知。若欲晰先生之  
家學。則須再採西漢以上之書。而熟讀之爾。

沙暎贊

混邪沌邪。象天地先。窅乎冥乎。稟生自然。無視無  
聞。及爾無識。匪剛匪強。守爾柔弱。無尾也。則不知

所將。無頭也。則不知所迎。有殼有匡者。吾知其為  
介。有鬣有鱗者。吾知其為魚。非魚非介。果是何物  
歟。吾祇知非周太常之醉身。則李青蓮之醉神也。

老子贊

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仙。不言白日昇青天。其  
道維何。清淨無為自然。

老人星贊

身短於頭。頭長於身。人之所短。我長之。人之所長。  
我短之。是以福祿壽并保之。

鵬齋先生文鈔卷之下畢

鵬齋先生文鈔序

孔明之出師。令伯之陳情。貫千  
歲而不朽。感神明而不可已者。蓋  
非以其流出於肺腸而獲之於  
天然之奇巧之故邪。乃昌黎之  
學孟軻。坡老之效莊叟。固非鍊



之於字句章法之末。與模擬沿襲之巧也。孟乎莊乎。亦皆二公之肺腸耳。然則有其肺腸而後可以鎔成此文也。昔人以文爲貫道之器也。豈虛言也哉。我鵬齋老夫子少負豪邁之資。學極

天人之際。識卓絕古今。而遁跡于麴蘖于昏冥。不知者以爲醉鄉之徒。一呼爲馬。一呼爲牛。世間何物茫茫。不足以挂齒牙。其磊落蓋如此。故平常所撰著之詩若文。隨而遺失。隨而散亾。先

鳳齋先生文集序  
五  
生夷然不以爲意也。雖則經業  
之緒餘而不足以收。猶且可不  
惜乎。其於文也。姚姒乎。商周乎。  
秦乎。漢乎。蕩蕩渾渾。不可爲端  
倪也。蓋先生之肺腸而獲之於  
天然之奇巧者也。非夫句法之

末。與模擬之巧固毋論。卽有其  
肺腸而鎔成此文邪。非邪。西備  
仁科禮宗。恐其煥乎文章之屬  
烏有。或於印行之序跋。或於所  
建之碑碣。掇拾若干篇。可謂勤  
矣。乃謀命梓人。壽之不朽。舉其

文集屬序於龍。龍之歛啓又何  
言。雖然禮宗之此舉。有投合龍  
之意。則所以不可以辭也。  
文政壬午孟春

門人

池守龍謹撰



群馬県立図書館



0785310-4